

理论驱动型管理研究^{*}

□ 夏 军

摘 要：管理学理论建构是从通过观察和理解具体的实在现象中抽象出具有普适性的结论，这种结论可以对表象进行解释和预测。理论源自猜想，并启发后续实证研究对其进行验证。然而，从哲学层面上看，真理是不可知的，科学研究只是在无限接近真理并尝试用“理论近似物”的形式对理论进行表达。好的理论应兼具普适性、启发性和叙事性，那些能够挑战既有认知并对前提假设进行挑战的理论被视作“有趣”的理论。理论构建一方面需要关于理论基础的训练，另一方面要求学者发挥想象力，通过“训练有素的想象力”，可以对科学问题和现象进行深刻把握。构建好的理论要求我们区分构念和变量，并懂得运用修辞学技巧。理论构建从更宏观的层次上看是社会构建的过程，那些既富有新意又符合社会期待的理论将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关键词：理论构建；理论驱动型研究；组织理论

理论是什么？理论不是什么？什么是好理论？什么叫理论化或理论建构？我们所做的管理研究到底在做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做管理研究？我们如何开展理论驱动型管理研究？……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也对此着迷。在多年的教学和科研实践中，我一直思考这些问题。不揣浅陋，今写作成文，记下点滴思考和学习心得，以飨读者，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理论探讨是科学探讨

组织理论（organization theory）的探讨是一种科学探讨（Shapira, 2011）。“科学”源自古希腊哲学。“古希腊哲学之父”泰勒斯是第一个用观察和逻辑来解释现象

^{*} 这篇文章由我在不同讲座讲稿的基础上修改完成，感谢贾良定老师和博士生张熠婕同学提供整理资料并对文章进行润色，以及博士生柳志娣同学对文章进行排版校对。

的人，他提出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世界的本源是什么？他认为水。这个答案受到广泛挑战。气和火也曾经被认为是万物之源。泰勒斯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认为，生成万物的本源是“无定”。这个本源看不见、摸不着，人们无法感知，这是人类第一次用逻辑创造出来的一个新概念。人们对无法感知的事物进行探讨可以称为“眼见为虚”，它和“眼见为实”正好相反。MBA的教育强调要“眼见为实”，通过案例对企业状况有一个更好的了解，便于实际应用。“眼见为虚”的探讨是通过现象来理解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而进行纯逻辑的推导，这就是理论探讨。最经典的例子有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对数的探讨，他认为“数即万物”。然而，这个数是抽象的，我们看不见一个抽象的“一”，只可以看到一辆车、一张桌子、一台电脑、一间房，这些都是一个具体的存在，即“眼见为实”，但它们都不等于抽象的“一”，抽象的事物只存在于理念之中。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及后来的“乌托邦”，都是有关国家的一种理念，但不是现实的可见的国度。毕达哥拉斯认为万物有规律，可以通过数之间的逻辑关系来揭示。欧几里得研究抽象的点、线、面，从公设（前提假设）开始推导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几何原理》的研究方式对牛顿和爱因斯坦产生过重大影响，他们所创立的经典力学和相对论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在管理学领域，理论建构包括四个部分：
①理论是对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因果关系的解释（causality）。②理论发展基于前提假设（assumptions），并在前提假设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推

导（logical derivations），从而进行理论预测（predictions 或 hypotheses）。③理论的表述方式必须可证伪。因为无论是通过演绎还是归纳，我们都不可能知道所知道的是正确的，理论只能证伪。④通过比较预测与现实作“假或真”测试（Shapira, 2011）。逻辑推导的一个经典是相对论中的一个公式： $E=MC^2$ 。这个抽象的数学推导却可以广泛地解释物质与能量的转换。由此可见，“眼见为虚”的探讨方式对组织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启示。中国古代名家公孙龙曾经提出“白马非马”的命题。“白马”是具象的、可以感知的，但“马”是抽象的、不可感知。类似的例子还有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说出来的“道”不可等同于不可感知的“常道”。我们的理论研究必须学会从具象到抽象，知道什么是抽象的企业、抽象的管理者、抽象的关系，不为具象所累，这样推导出来的结论才具有普适性（generalizability）。我们通过感官所感知到的万事万物（例如组织及组织之间的关系）都是表象，只有通过它们背后的因果关系进行逻辑推导，才能够找到它们的运行机制（mechanisms），这就是理论探讨，也是管理学研究的最高境界与追求。

组织学的主要理论，包括资源依赖理论、制度理论、组织生态学、交易成本理论等，都经历了这样的理论过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观察组织与环境的因果关系。理论建构是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命题或前提假设之上，它不能被省略或删除，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第一性原理。例如资源依赖理论（Pfeffer & Salancik, 2003），通过对交换环境的观察提出一个基本的前提假设：任何组织都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

必须依赖外部环境通过交换获取资源，由此推导出任何组织都会受到外部环境的控制。资源依赖理论预测企业可以通过并购和合资等战略来管理外部环境，这一理论虽然引用不少，但缺少实证研究支持，因此早期曾被视为一种隐喻 (metaphor) (Pfeffer & Salancik, 2003)。不过，这个情况得到了改善 (Wry et al., 2013)，尤其是在过去十年，出现了一个理论——“复兴” (Hillman et al., 2009)。反过来讲，理论不是实证的堆积，我们可以做大量的数据分析并得出结果。正确的方法是先理论后实证，先猜想后证伪，因为理论源自猜想 (Weick, 1995)。比方说，光线会发生弯曲，这是广义相对论的一个预测，事后才得以验证。我们有什么样的理论就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世界。在“地心说”统治了一千多年以后，“日心说”才改变了人们对宇宙的看法。宇宙还是那个宇宙，但人们的看法变了。了不起的是哥白尼并没有看见或实证，而是从逻辑上推导出了“日心说”。组织理论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创立，开辟了我们今天对企业及其战略认识的全新视野。管理学者看到的、交流的不仅是纷繁复杂的组织现象，而且是这些现象背后反映在假设、推理和预测里的理论机制。

二、理论不可知但好理论 可以描述

1995 年,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举办了一个论坛, 讨论“理论不是什么” (What theory is not)。Sutton 和 Staw (1995) 讨论了为什么在一篇文章中, 参考文献、数据、变量

(或构念)、示意图以及假设 (hypotheses) (或预测) 等文章的组成部分都不是理论。推而广之, 一篇文章中的任何组成部分, 包括标题、摘要、引言、文献综述、数据分析与结果、结论、表格, 以及图表等, 都不是理论。显然, 这里所说的“理论”是抽象的, 而可以具体表述的都不在这个范畴。那么, 为什么不讨论“理论是什么”? 因为我们做不到。古希腊有个悖论可以说明这一点:

问: 你在寻找什么?

答: 寻找真理。

问: 你认识真理吗?

答: 不认识。

问: 如果不认识, 你找到了真理, 怎么知道是真理?

前面提到, 真理是关于万物的本源, 是不可感知的。在组织学里探讨的理论也是一样的, 任何可以具体表述的理论都不等同于一个抽象的理论。也就是老子说的: “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 这里提出了一个反直觉的问题。管理学研究不是在寻找理论吗? 在管理学的主要期刊中, Hambrick (2007) 查阅了 2005 年发表在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和 *Organization Science* 上的 120 篇文章, 每篇文章都提到理论, 可见理论在管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那么究竟管理学的理论指的是什么?

Weick (1995) 认为, 管理学的探索不是在寻找理论, 而是理论化 (theorizing) 的过程或者是“意义建构” (sense making) 的过程, 寻找的是理论的“近似物” (approximations) 而不是理论本身。比方说, 物理学里的很多公式,

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宇宙运行的规律，但它们不一定就是规律本身，而是一种替代表达。学者们通常把这个近似物称为“好理论”（good theories）（DiMaggio, 1995）或者“强理论”（strong theories）（Sutton & Staw, 1995），抑或是“了不起的理论”（great theories）（Davis, 1971）。在组织学领域，我们认为制度理论是一个好理论，因为它很好地解释了许多企业与制度环境的关系。但是，无论是好理论还是强理论，都不是理论，因为它们作为可描述的理论都只是“理论的近似物”。在 Weick（1995）看来，虽然文章中的任何部分都不是理论，但每一个部分都为理论探讨提供了方向或条件，其中，假设（hypothesis）和预测（prediction）最为接近理论。理论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猜想（guess）的过程。当研究者看到各种现象（如企业创新、国际化、并购、破产、合资、董事会变更、高管任免、社会责任、社会网络等）时，如果不善于猜想这些现象背后的理论机制，在写作上可能就会陷入茫然，步履维艰。

需要提醒的是，猜想不一定正确。纪昀在《河中石兽》中问道：一个石狮子沉入河底十年，怎么找？有三种不同的猜想：在原地、在下游、在上游。第一种可以依据重力理论，第二种可以依据冲力理论，但都没有找到，结果在上游找到了。这个结果看似反常识，实则体现了理论运用的边界条件。虽然石狮子重不会被冲走，但河底的泥沙会，石狮子可以向上游翻滚。管理学的理论探讨也有类似情形。比方说，企业为什么合资？我们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理论猜想：是减少交易成本？消除依赖？获得合法性？还是组织学习？猜想也可能是偶然的

发现，例如，凯库勒在梦中发现了苯分子的结构是环状结构，阿基米德在洗澡时发现了浮力定律。通过猜想，我们可以把观察到的现象与理论结合起来做出预测，然后检验证伪，排除错误的猜测。因为有证伪把关，理论探讨鼓励奇思妙想。我们知道，宗教不需要证伪，但理论探讨需要。“费马猜想”被证明以后，成为费马大定理。有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它的启示是，理论探讨实际上是在黑暗中摸索，猜想犹如光，如果是自己发出来的，可以指导探索的方向，也可以给他人以启示。

那么，什么是好理论？我们首先来看一篇文章的基本要素，如图 1 所示：①构念组成的理论；②变量描述的现象；③数据提供的情境；④需要解决的问题。在 DiMaggio（1995）看来，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理论，但我们可以描述什么是好理论。简单来讲，好理论往往具有普适性（covering laws）、启示性（enlightenment）和叙事性（narrative）。为什么我们的文章需要普适性？我们知道，管理学每年都有不少年会，比如中国的管理学年会（IACMR）、美国的管理学年会（AOM）、欧洲的管理学年会（EGOS）、战略管理学年会（SMS）和国际商务年会（AIB）。大家似乎都在谈论各种企业现象，比如各个国家形成的合资，但任何情境下产生的现象都具有局限性，学者们真正关心的是解释各国合资背后的理论，或者叫普适性的解释。如果参会者更看重现象，那可能是管理者年会而不是管理学年会。同样，一流的管理学期刊也强调，具有普适性的文章是通过观察现象来揭示理论机制的文章。比如一篇关于新企业的文章，如果只讨论新企业这个现象，而没有理

论解释，恐怕难以发表。相反，如果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普适性的解释，比方说印记（imprinting）和新到者劣势（liability of newness）（Stinchcombe, 1965），那么它不仅可以用以解释新企业，还具有广泛的延展性。这种效果犹如古代的成语，如缘木求鱼、坐井观天、南辕北辙等，它们的内涵远远超出了故事的情境，具有广泛的解释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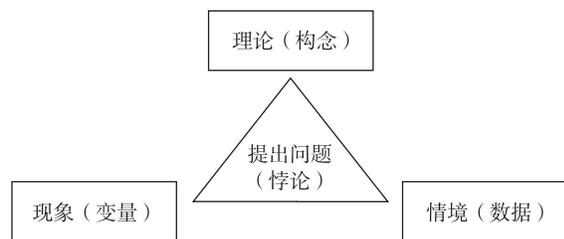


图 1 研究项目的组成部分

为什么启示性重要？因为理论是制造“惊喜的机器”（surprise machine）（Gouldner, 1970）。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讲述了一个著名的“洞穴比喻”，大意是一群人在一个山洞里只能看到洞壁上被照出来的木偶的影子，他们以为这些影子就是现实。当某个人转身看到了阳光，才知道曾经看到的只是影子而不是现实。他可以告诉其他人这个惊喜，这是对其他人的启示。启示不仅对他人，更重要的是对自己。对于管理学学者而言，我们更需要自己转过身来，自己发现惊喜，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对其他人有所启示。

最后，好理论需要有叙事性。理论的表达常常非常简约。理论研究的是因果关系，回答为什么 A 会导致 B。比方说，资源依赖导致并

购是因为企业追求权力，这是资源依赖理论的一个基本的一因一果的预测。因此，理论往往需要在解读现象中展开。但是现象中充满了悖论，或者矛盾的解释，不仅有一因一果，还有多因一果。例如，当我们看到一个盈利的企业，交易成本理论认为这个企业的效益高、成本低，所以盈利。相反，资源依赖理论认为这个企业权力大，垄断也可以盈利。而好理论受排中律的支配，具有排他性，可以在叙事的过程中排除悖论的纠缠达到同一的解释从而实现同一律。换言之，理论建构需要符合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形式逻辑三定律（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同时，现象中还可能存在倒置因果，不确定是 A 导致 B，还是 B 导致 A。因此，好理论还需要解决内生性的问题。

另外，在 Davis（1971）看来，判断好理论的标准是“有趣”（interesting）而不是对错。有趣就是对人们现有的某些（不是全部的）前提假设（assumptions）提出挑战。这也是我们常常说的反直觉。前提假设无所不在，比方说，A 遇见 B，问“我们去吃饭吧”。请问：A 的前提假设是什么？答案可能有很多种，有的似乎不证自明。不过，在某种情境下不证自明的前提假设在另一种情境下可能不证自谬。前面提到，理论的开端是从前提假设（公设）开始的。这是《几何原本》开的先河。每个理论都有自己的前提假设。表 1 是 Eisenhardt（1989）对不同理论的不同前提假设进行的对比。需要指出的是，同一个理论在不同的情境下可能有不同的预测，因为前提假设发生了变化。研究表明，信号理论可以预测正常企业的信号结果，但不一定可以预测破产企业的信号结果（Xia et al.,

2016)。另外，具有结构洞的职员更可能在个体文化里得到提拔，但更不可能在群体文化中得到提拔（Xiao & Tsui, 2007）。检验大企业得出来的结论不一定适合于解释小企业。一般来讲，不反对前提假设的文章和全面否定前提假设的研究都不容易被人接受，因为前者没有惊喜，后者被视为荒谬（Davis, 1971）。虽然有趣的文章在于挑战一个前提假设，而不是攻击它的逻辑推导，问题的难点在于许多文章没有明确地

表明自己的前提假设，更不会指出自己的前提假设存在问题，需要我们自己在不同的情境之下识别出来。比如，欧氏几何的平行公设，是平面几何的五大前提假设之一，在千年之后才受到质疑，于是产生了罗氏几何和黎曼几何，它们都改变了情境，都是建立在非平面之上的探索。因此，寻找理论突破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在现有理论的前提假设中指出一个重要破绽，而这个破绽往往会暴露在不同的情境之下。

表 1 不同理论的不同前提假设

| 前提假设 (assumption) | 视角 (perspective) | | | | |
|--|-------------------|---------------------|--------------------------------|----------------------------|----------------|
| | 政治 (political) | 权变 (contingency) | 组织控制 (organization control) | 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 | 代理 (agency) |
| 自利 (self-interest) | × | | | × | × |
| 目标冲突 (goal conflict) | × | | | × | × |
| 有限理性 (bounded rationality) | | × | × | × | × |
| 信息不对称 (information asymmetry) | | × | | × | × |
| 卓越效率 (preeminence of efficiency) | | × | × | × | × |
| 风险规避 (risk aversion) | | | | | × |
| 信息作为商品 (information as a commodity) | | | | | × |

资料来源：Eisenhardt, K. 1989. Agency theory: An assessment and review.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 57-74.

怎样使研究变得有趣？我们知道，理论建构的一个核心是提出问题（problematization）。如果涉及悖论（paradox）或者二元性（duality），一个简单的问题就会变得有趣，因为不同的逻辑推理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比方说，为

什么夜晚的天空是黑的？这个简单的问题变得有趣是因为它涉及奥伯斯佯谬。德国天文学家奥伯斯（Wilhelm Olbers）在 1823 年提出了这个问题，直到 200 年后有了“宇宙大爆炸”的发现，这个问题才有了答案。不少管理学者曾

经提出，我们可以运用悖论来建构理论。例如，exploration 和 exploitation 可以看作一个悖论，因为 exploration 会落入“失败陷阱”而 exploitation 会落入“成功陷阱”。企业很难平衡这两种趋势。这一现象触发了大量的理论争论 [详细内容和更多实例可参考 Smith 和 Lewis (2011)]。

三、理论建构是训练有素的 想象力和社会建构

训练有素的想象力 (disciplined imagination) 出自 Weick (1989)。Weick (1989) 认为理论的建构是一个进化的过程。达尔文的进化论指出在多个物种共生的情况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是强者生存也不是智者生存。理论建构也一样，不过不是在大自然里，而是在人们的大脑里。Weick 提出的理论发展模型包括三个阶段：问题形成→思想试验→选择标准。首先，通过文献阅读和对现象的观察，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其次，我们进行思想实验。爱因斯坦有一个思想实验是随着光旅行，可以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最后，通过一定的标准来选择最好的解释。训练有素和想象力的分离会制造不完美。和不少学生讨论研究时可以看到，因为他们进行了实际的采访，对研究的情境有一个很好的把握，想象丰富，可以很好地做出情境条件下的解释，但他们难以做出普适性的解释。一个基本原因是缺少理论训练。相反，还有不少学生不乏严格的理论训练，但缺乏对情境的想象。缺乏想象的弊端是生搬硬套，理论运用如隔靴搔痒。

因此，理论建构需要训练有素和想象力两

者合一。训练有素需要“钻到理论创始人的脑袋里”，看到他们所看到的情境，想到他们所想到的原理，达到古人说的“于我心有戚戚焉”的状态。在时过境迁的条件下，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没有看到的情境，想到他们没有想到的原理，这样才可以做到理论的重新建构与发展。前面提到，理论建构的核心是猜想与证伪，这种猜想可以把理论训练和情境结合起来对现象背后机制提出一种合理的解释。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受到过同一个理论的训练，不同的人可能对同一个情境也有不同的猜想。比方说，在下页的这张图（见图 2）中隐藏着两个不同的图解，我们可能先入为主地认为它只有一个图解。由于我们每个人的兴趣和阅历不同，大家对不同的理论会有不同的偏好：有人天然地喜欢数学，有人天然地喜欢文学，有人天然地喜欢科学，有人天然地喜欢技术。把自己的天赋与从事的工作结合起来可以事半功倍，而这样的人是幸运的，比方说贝多芬从事音乐创作，托尔斯泰从事文学创作，维特根斯坦从事哲学的建构。反之，陷入没有理论的现象或者陷于没有现象的理论，从事的研究则可能是事倍功半。有些学者可能偏好源自社会学方面的理论，如制度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组织生态理论。也有些学者可能偏好源自经济学方面的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因此，我建议在广泛接触不同理论的同时，寻找一个可以建立想象的理论深入把握，这样可以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使用起来得心应手。《诗经》有言：“何其久也？必有以也！”训练有素的想象力可以成为我们理论建构的根本，使学术生涯持久发展。



图2 你能看到什么？

值得一提的是，在用理论解释现象的时候需要留意构念（construct）和变量（variable）的区别和转化。理论用构念来解释因果关系，实证需要变量来衡量。构念不可感知，是抽象的，有些构念是某个特定理论的标志。例如合法性（legitimacy）是制度理论的核心构念，权力（power）是资源依赖理论的核心构念，惰性（inertia）是组织生态理论的核心构念。而变量则是可观测的。构念与变量的转换可能会出现多样性：一个构念可以对应多个变量，而一个变量也可以对应多个构念。例如，子公司依赖是资源依赖理论的一个构念，它可以用不同的变量来衡量，包括边缘（periphery）和重叠（overlap）（Xia et al., 2019）。另外，以企业规模（firm size）为例，企业规模这个变量在制度理论里反映的是可见度（visibility）这个构念，在资源依赖理论里反映的是权力（power）这个构念，而在组织生态理论里反映的是惰性（inertia）这个构念。把变量转化为恰当的构念可以直接引进理论对现象的解释，它的难点在于

“恰当”。

从解析（breakdown）的角度看（Alvesson & Karreman, 2007），有时发现了数据的结果，却找不到合适的理论解释。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没有找到一个自己具有想象力的理论来指导数据分析，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不善于把变量转换成构念。这两者都需要反复练习和尝试。需要指出的是，在现有理论中创造一个新构念不亚于建构一个新因果关系的贡献，因为它可以改写和丰富现有的理论，重新发掘未知的研究领域（Colquitt & Zapata-Phelan, 2007）。在下面的三种情况下，第一种没有明显的贡献，可以放弃。第二种可能是没有因果关系，只是相关关系，也可以放弃。只有第三种情况，有了令人惊喜的猜想，应该继续探讨（见表2）。

表2 基于实证发现与可能解释的决策

| 情形 | 实证发现与可能解释情形 | | 研究是否继续 |
|-----|-------------|----------------|--------|
| | 实证发现 | 可能的解释 | |
| 情形1 | 强关系 | 已经被解释过或者不需要解释 | 放弃 |
| 情形2 | 强关系 | 找不到解释 | 放弃 |
| 情形3 | 强关系 | 找不到解释，但有了合理的猜想 | 继续 |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从社会接纳的角度看，理论建构也是社会建构（DiMaggio, 1995）。个人的理论建构需要服从社会的认同与选择。组织理论在20世纪后期形成以来，在过去的50多年里，几乎没有大的新理论出现。相反，主流管理学期刊更容易认同现有的理论研究（Colquitt & Zapata-Phelan, 2007）。但是，在理论机制（mechanism）的探索

方面不断有所突破。发现新机制的方法可能是将某个理论的经典文献中的一个普通词汇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例如对制度理论的善意 (good faith) 这个构念进行延展, 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机制来解释企业违规行为 (Xia et al., 2023)。理论的兴衰与时代的需求相关 (Davis & Cobb, 2010)。Mizruchi 和 Fein (1999) 曾经调查过制度理论的三大机制的使用频率: 包括强制性同构 (coercive isomorphism)、模仿性同构 (mimetic isomorphism) 和规范性同构 (normative isomorphism)。虽然这三大机制在制度理论中的地位同等重要, 但从以后发表的文章来看, 它们被研究的频率是不一样的。Mizruchi 和 Fein (1999) 认为是社会建构导致的, 不同程度的社会认同与需要导致了理论发展的差异。缺乏新意的文章落后于时代, 不容易被接受。过于超前的思想难以理解, 也不容易被接受。只有那些符合社会期待的研究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曾经盛极一时的理论可能会受到冷落, 如权变理论 (contingency theory), 作为组织理论的开创理论, 现在鲜有人问津。没有生命力的原因是这个理论本身存在的缺陷, 如概念模糊、因果关系不明确等 (Schoonhoven, 1981)。组织生态理论作为组织学中的一个显学, 其发表数量近年来也在一路下滑。相反, 曾经边缘化的理论也可能成为后来研究的热点。比如新制度理论在 1977 年创立 (Meyer & Rowan, 1977), 直到 1983 年才备受关注, 经久不衰。资源依赖理论在 2005 年复兴以前也曾经步入低谷。由此可见, 社会选择对理论建构的影响。

最后, 我们需要强调语言是理论的载体。理论的表达形式: 一是数学, 二是文字 (Shapi-

ra, 2011)。数学的表达是精确, 文字的表达需要清晰 (clear writing) (Rose, 2012)。孔子曾经说过: “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 就是说写下来不如说出来的清晰, 而说出来的不如思考的那么清晰。文字表达的清晰取决于思考的清晰程度。思路不清晰, 写出来的不会清晰。在“双盲”评审的今天, 口才再好似乎也无用武之地。我们不妨学习中国古代的韩非子。韩非子有口吃, 说不清楚, 但《韩非子》一书集法家之大成, 成语频出。还有一种情况, 思路很清晰但也不一定能清晰写作, 这是由于文字表达的功力不够。首先, 建议管理学的学生学习《修辞学》。修辞学融语言、语法和逻辑三艺为一体, 可以增强文字表达的清晰程度。一个基本的准则是, 用最简单直白的语言来表达最准确的含义。避免以辞害意, 食而不化的语言表达可能适得其反, 逻辑不清。其次, 懂得“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关系。理论构建需要首先表达清楚自己的观点, 然后旁征博引来证明自己, 这就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则是用自己的观点重新审视前人的研究而有新的理解, 从而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最后, 懂得节奏。过多的推理使表达晦涩, 过多的实例令人迷失。需要错落有致、运用得当。亚里士多德在《修辞的艺术》中提到, 修辞用来交流真理; 同样, 它也可以用来构建理论。

综上所述, 我最大的体会是理论探索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尤其希望年轻的学者开拓进取。年轻是财富, 极富创造性, 需要有科学的探索精神, 懂得理论的探索方式, 学会发挥自己的长处。由于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理性囚笼里, 思维方式受到经验的束缚, 尝试

新的猜想和否定自我对理论建构而言尤为重要。本文介绍了我在研究与教学中的一些体会，希望对读者有所帮助。

接受编辑：主编团队

收稿日期：2023年12月16日

接受日期：2024年1月12日

作者简介

夏军，博士，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教授。主要研究兴趣包括资源依赖理论、制度理论、社会网络和公司战略（包括收购和联盟）。先后在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Organization Science*、*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和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等期刊上发表论文。他是《管理学季刊》领域编辑，*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的高级编辑，也是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和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的审查委员会成员。

参考文献

[1] Alvesson, M., & Kärreman, D. 2007. Constructing mystery: Empirical matters in theory developme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2 (4): 1265-1281.

[2] Colquitt, J. A., & Zapata-Phelan, C. P. 2007. Trends in theory building and theory testing: A five-decade study of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 1281-1303.

[3] Davis, G. F., & Cobb, J. A. 2010.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Past and future.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Organizations*, 28: 21-42.

[4] Davis, M. S. 1971. That is interesting.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s*, 1: 309-344.

phy of Social Sciences, 1: 309-344.

[5] DiMaggio, P. J. 1995. Comments on "What theory is not."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0 (3): 391-397.

[6] Eisenhardt, K. 1989. Agency theory: An assessment and review.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 57-74.

[7] Gouldner, A. 1970.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8] Hambrick, D. C. 2007. The field of management's devotion to theory: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 (6): 1346-1352.

[9] Hillman A. J., Withers, M. C., & Collins. B. J. 2009.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A review. *Journal of Management*, 35: 1404-1427.

[10] Weick, K. E. 1989. Theory construction as disciplined imagin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 516-531.

[11] Meyer, J. W., & Rowan, B. 1977.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 340-63.

[12] Mizruchi, M. S., & Fein, L. C. 1999.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A study of the uses of coercive, mimetic, and normative isomorphism.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4: 653-683.

[13] Pfeffer, J., & Salancik, G. R. (2003) [1978]. *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4] Rose, R. B. 2012. Reflections on the craft of clear writ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7 (4): 493-501.

[15] Schoonhoven, C. B. 1981. Problems with contingency theory: Testing assumptions hidden within the lan-

guage of contingency theor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6: 349–377.

[16] Shapira, Z. 2011. “I’ ve got a theory paper—Do you?”: Conceptual,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knowledge in the organizational sciences. *Organization Science*, 22: 1312–1321.

[17] Smith, W. K. , & Lewis, M. W. 2011. Toward a theory of paradox: A dynamic equilibrium model of organiz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6 (2): 381–403.

[18] Stinchcombe, A. S. 1965. Social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s. In March J. G. (Ed.) .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s* (pp. 153–193) . Chicago: R and McNally.

[19] Sutton, R. I. , & Staw, B. M. 1995. What theory is not.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0 (3): 371–384.

[20] Weick, K. E. 1995. What theory is not, theorizing i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0 (3): 385–390.

[21] Wry, T. , Cobb, J. A. , & Aldrich, H. E. 2013. More than a metaphor: Assessing the historical legacy

of resource dependence and its contemporary promise as a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complex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7: 439–486.

[22] Xia, J. , Dawley, D. , Jiang, H. , Ma, R. , & Boal, K. 2016. Resolving a dilemma of signaling bankrupt-firm emergence: A dynamic integrative view.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7 (8): 1754–1764.

[23] Xia, J. , Jiang, Y. , Wang, H. , & Li, Y. 2023. Rule violation and time-to-enforcement in weak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 good faith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anagement*, 49 (8): 2549–2594.

[24] Xia, J. , Yu, J. , & Lin, Y. 2019. Periphery, Overlap, and Subunit Exit in Multiunit Firms: A Subunit Power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anagement*, 45 (3): 881–908.

[25] Xiao, Z. , & Tsui, A. S. 2007. When brokers may not work: The cultural contingency of social capital in Chinese high-tech firm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2: 1–31.

Theory-driven Management Research

Jun Xia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Abstract: Theory building has been the central interest of management scholars and students. Good theories allow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organizational phenomena as well as explain and predict outcomes. Theories that consist of guess and falsification inspire subsequent empirical studies to test casual conjunctions. However, from a philosophical point of view, truth is difficult to know,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s to identify the approximations of truth. A theory is considered a good theory because it questions some existing assumptions in previous studies. Moreover, good theories must be generalizable, enlightening, and narrative. On the one hand, good theory is disciplined imagination, in which scientific problems and phenomena can be deeply explained through thought experiment and selected based on certain criteria. On the other hand, theory construction is also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subject to social section. Finally, clear writing based on rhetoric is important to demonstrate idea flows.

Key Words: theory construction; theory-driven research; organization theory